



国防科技大学校门

## 两代人的军魂

赵春香

“妈！我要像爸爸一样做一名军人！”脆生生的童言，出自那个才够灶台高的儿子的喉咙里。小时候的儿子就有一个军人梦。父亲那沉稳的脚步声、钥匙开锁的“咔嚓”声，便是最动人的集结号。下一刻，小身影便化作一枚欢快的炮弹，“嗖”地扑向门边，伴着一声拖长尾音的“爸爸——”父亲弯腰大笑，带着一身风尘与隐约的汗味，那双布满薄茧的大手稳稳将他高高擎起。“好小子！有志向！是咱老刘家的男儿！将来准比老爸强！”那一刻，父亲的臂膀是堡垒，也是梦想的眺望塔。

客厅南墙，一个简朴的棕色相框如同精神堡垒。照片中，年轻时的父亲身着绿军装，目光如鹰，身姿挺拔。小小的儿子，常常搬来专属小板凳，端坐下方，仰着头，眼睛一眨不眨，听父亲将戎装里的岁月娓娓道来。

父亲粗糙的手指轻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说：“塞北草原，‘喂蚊子’的日子，我们这些新兵背囊沉得要命，几十公里下来，骨头都要散架。最惬意的是傍晚扎营，一抬头，看到了满天星斗，又大又亮，仿佛伸手就能捞一把！”孩子的心随着父亲的讲述飞向了辽阔的天地。

父亲的指尖移到一张持枪瞄准照，眼神陡然锐利：“趴冰地上，人快冻僵了，可心里的火得烧着！一点点一线，屏气……整个世界只剩你和那个十环。”“砰——”父亲模仿着扳机扣动，拳头一挥，“报靶器‘当当当’响起来那痛快劲儿！比啥都带劲！”儿子的呼吸也随之一紧。

最后，手指落在浊浪滔天的堤坝照片上，父亲的声音低沉如磐石：“那大水……水涨得跟催命符似的！扛着沙袋，肩膀磨破，脚泡烂在泥水里！身后是千万人的家啊！我跟战友背靠背顶着浪，脑子里的念头只有一个：‘人在，堤在！’”肃穆漫上孩子的脸庞，胸膛轻轻起伏。这个故事，如同滚烫的种子，被父亲的手深深播撒、埋进孩子纯净的心田，在时光滋养下，悄然催生出一株名为“强军”的嫩芽，执着向上，以一种我未曾预料到的活力和方式。

一个普通的暑假，社区贴出一张小小的“青少年军事体验营”公告，却像在他心底投入一枚火种。报上名的那个夜晚，小小的床铺成了他翻烙的“饼锅”，月光的窥探都按捺不住他的雀跃。天刚露白，他已化身为急切的小旋风，砰砰拍打着房门：“妈！快快快，赶不上了！”

社区的小操场上，临时教官一声“立正！”让几个孩子瞬间绷紧了神经。烈日灼灼，他挺直尚且单薄的脊背，汗水浸透衣衫在后背画下深色地图，小脸紧绷咬着唇，眼睛盯着前方，写满稚嫩却坚毅的“坚持”。

模拟射击环节。小手紧紧抓住冰冷的仿真枪，指节微微发白。他屏息凝神，锐利的目光仿佛焊死在红色靶心。周遭纷扰尽消弭，世界只余靶纸与他。“噗！”机簧轻响。电子报靶声清晰地报出：“10环！”一刹那的愣怔后，爆发出响彻操场的欢呼。

初中三年，儿子书桌一角永远堆叠着新出的军事杂志。一张不甚理想的中考模拟卷，让我心生忧虑：“儿子，学习会不会太累了？”他沉默片刻，抬眼时目光已坚定如磐石：“妈，我会努力的，不会轻言放弃。”自此，晨光里有他诵读的身影，沉沉星夜下，书桌上除了摊开的练习册，总会静卧着一本兵书。那自律与倔强，交织着心疼与骄傲，刻进我的日常。

高中三年，国防科大如遥远的灯塔，照亮一条布满荆棘的征途。他选择了最难的路：晨曦微露，家属院操场上便踏响他孤独奔跑的脚步；灯火阑珊，书桌前是他与浩瀚题海的角力。体能训练中一次扭伤，脚踝红肿如馒头。我满眼心疼：“请假休息吧！”他却咬牙摇头：“课重要，我能行。”看着他背着沉重的书包，一瘸一拐消失在楼道口，那背影里无声的韧劲，胜过千言万语。

去年盛夏的燥热，被一封特殊的邮件点燃——国防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。他几乎是屏着呼吸接过，紧紧捂在胸口，像守护稀世珍宝。脸颊深深埋进通知书的那一刻，肩膀无声地颤抖。再抬头，眼眶通红，泪光闪动，承载着无法言说的激动与沉甸甸的责任。父亲那只厚实的大手重重地、温暖地落在他肩上，声音微颤嘶哑：“儿子，好好儿的！爸真为你骄傲！”两代军人心潮澎湃的血脉与信仰，在相触的掌心与交汇的目光中，完成了最炽热庄严的传承与交接。

几千米母担忧，儿子在学校的每一天我们都要视频聊天。一次通话，儿子兴奋地说：“妈！我们赢了！军事竞赛团体第一！”短暂的雀跃后，他的声音沉淀下来：“负重奔袭那会儿，腿都不是自己的了，肺也要炸开！全靠兄弟几个互相嘶吼着，冲过终点的刹那……”他顿了顿，一种崭新的厚重感弥漫开来：“肩膀上的分量？那是使命！也终于懂了，什么叫‘战友’！”听着电话那端喷薄的豪情与沉甸甸的担当，欣慰如暖流涌遍全身——我的孩子，正奋力褪去青涩的皮囊。

思念如藤蔓悄然爬上心墙。在遥远的湘江之畔、岳麓山下那片熔铸着忠诚、智慧与希望的热土上，儿子正以青春的热血浇灌誓言，以不屈的筋骨锤炼锋芒，笃定地沿着父辈的足迹，步履铿锵。

我会依然守着这方弥漫着熟悉烟火气的港湾，静候那只向往长空的雏鹰，历经千锤百炼，归来时成为真正的栋梁。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

# 我的家乡欢迎你

郭克峰

我，一个打小在这汾河边上生、汾河边上长，如今已60岁出头的老太原，此刻正坐在自家楼下花坛边的石墩子上，摇着蒲扇，目光掠过眼前车水马龙的道路，落在马路对面那家酒店门口。

酒店门庭似乎总比别处热闹些。这不，又一辆出租车“嘎吱”停下，钻出两名背着大包小包的年轻人，发型时髦得打眼，其中一名头发根还漂染了一绺亮紫色，正从后备箱里拖出拉杆箱。箱子上贴着各色卡通贴纸和花花绿绿的行李牌。我知道，他们准又是奔着今晚那场演唱会来的。从去年开始，这样的场景就像按下了一个循环播放键，隔三岔五就在眼前上演。

我那30岁的闺女小玲，隔三差五地招呼她那些天南海北的朋友，北京的、上海的、广州的、成都的来太原看各种演唱会……一个个被她一个招呼就“拐”到了太原。“爸，老宋他们周末来看演出！”“爸，菲菲下周到！”闺女电话里的声音总透着兴奋劲儿。她就成了义务的“地接导游”——演唱会看完还不够，总得带着朋友把太原城好好转一转。

为啥外地的朋友这么乐意来？起初我也纳闷。咱太原，向来低调，似乎总在黄土高原上沉默着。可看着闺女的朋友们一拨拨来，又一拨拨带着满足感离开，我心里慢慢敞亮了：太原不大，不像北上广那样一眼望不到头，正因为这“不大”，反倒处处透着股亲近和便利。闺女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：“爸，咱太原交通方便着呢！火车站、飞机场来的朋友，市区随便找个酒店一住，晚上看演出，省心得很！”政府安排有演唱会免费接驳车！看完演唱会，想吃啥，想去哪逛逛，全城溜达都不嫌远。”这话，我听着在理儿。看着那些外地来的年轻人，满脸新奇地谈论着要去哪里溜达，那份因为便利而舒展的神情，藏都藏不住。慢慢地，我这个老太原，开始品出一种滋味：我的城市，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，以一种我未曾预料到的活力和方式。

“大爷！跟您打听个事儿呗？”一个略显局促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回头一看，酒店门口站着刚下车的那两名年轻人，紫头发的小伙子正搓着手冲我笑，眼神里满是探寻，“大爷，我们是来看演唱会的，晚上还有点儿时间，您说太原，最好吃的是啥呀？我们想尝尝地道的！”

瞧，又来了！类似这样的“突袭”，从去年开始就成了我日常的“惊喜节目”。有时是在楼下小超市买菜碰到拉着行李箱的客人问路：“大爷，从这去山西博物院咋坐车最方便？”有时是在街角等红灯，被旁边同样等红灯的年轻人攀谈：“大爷，晋祠真有那么好吗？半天够看不？”问得最多最热切的，还是“吃”！

每每这时，我那点老太原人的“家庭”就翻腾起来了。就像此刻面对这俩年轻娃，我咧嘴一笑，蒲扇朝西边一指，声音都亮了几分：“要尝地道味儿啊？顺着这条街往西走，过两个路口，往巷子里一拐，有家门脸不大、卖羊杂割的铺子。羊汤奶白奶白的，杂割炖得烂糊，料足味正。再配上块刚出炉的三角饼子，那叫一个香！”他们的眼睛瞬间放光，连声道谢着，拖着箱子脚步快地往西走，我心里那个舒坦劲儿，像自己喝下了三大碗热腾腾的羊汤。一种主人的自豪感和待客的热情，在胸口油然而生。

天彻底黑了，暑气散去，城市的喧嚣并未停歇，反而转化成了另一种热闹。我溜溜达达到离家不远的铜锣湾夜市。这里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。找个小马扎在摊子边坐下，要了碗炒凉粉，慢慢地吃。耳朵却不由自主地捕捉着四方的声音，特别是那些听起来明显带着天南海北口音的。

“哎哟，这碗托儿可真筋道！麻酱蒜泥醋汁一拌，绝了！”不远处，几名穿着统一应援文化衫的年轻姑娘围在一张小桌旁，其中一名扎着马尾辫的，正低头吃着一碗凉拌碗托，脸上是毫不掩饰的满足。

## 晋阳牺汤

张春根

南风吹麦黄，开镰喝牺汤。  
牺汤为何物？祀神八蜡羊。  
暑至汗如雨，牺汤漫晋阳。  
民盼年丰稔，亦期体安康。  
伏天畅快喝，美味润肝肠。  
老叟说故事，稚童口涎尝。  
尚武太原甲，胡汉胤古唐。  
风物历久远，并州独一方。

“你快尝尝我这蘸串！真好！这料汁咋调的？太入味了！比啥火锅串串都带劲！”同桌的另一名短发姑娘，正把一根蘸满料汁的串串递过去，眼神里全是分享的急切。

这些直白的、带着惊讶和欣喜的赞叹声，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夜市上空碰撞着。听着听着，我的嘴角忍不住往上翘。这些外地娃娃们，凭着几根串串、一碗碗托，一口羊杂割，就咂摸出了太原味道的几分真谛，那份纯粹的欣赏和满足，是最真实的褒奖。

更让我心头一热的，是那句常在不经意间滑入耳朵的评价：

“值了值了！看完那么嗨的演唱会，还能吃到这么地道的小吃，太原真挺不错的！”

“没错，这城市感觉挺亲切，没想象中那么硬朗，吃的住的都挺方便，挺值得来。”

“值得来”这三个字，像是一颗颗小小的鹅卵石，投入了我这老太原人平静多年的心湖里，漾开了一圈圈温暖而自豪的涟漪。原来，我所熟悉的、生活的、甚至以为有些平凡单调的这座城，在游人的眼里，竟藏着这样动人的闪光点，一种别样的魅力在悄然散发。

是呀！太原，就在这里。这里，有巍峨，有深邃，更有热腾腾的生活和朴面的烟火。我的家乡，她正以千年古城的沉稳包容，以方便宜居的烟火气度，敞开着温暖的怀抱。

远方的客人呐，太原，欢迎你们来！

## 夏日夕阳美

郝妙海



昨日傍晚，下班回到武家庄老年公寓，进门换鞋后，我便一屁股歪在沙发上。毕竟年龄大了些，我帮忙的朋友企业近日工作量又大，回到家，真就懒得动了。

正坐着，忽听老伴在阳台上喊：“快！今天西边的云彩好看极了！”

我所居住的武家庄老年公寓，是配合城中村改造为村中老年人提供的福利房。我住的这幢共12层，楼层中间是东西向的走廊，每层南北两侧有20个带厨卫的配套房间。我住9层西端北侧的第2户，楼道两端各有一个大窗户，站在窗前能将窗外风景尽收眼底。由于公寓西边暂无高大建筑，约2公里外的西山仿佛就在眼前。晴好的日子，山上的电线铁塔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差不多，劳累一天的太阳每天都会在此与我们挥手再见，再隐入西山背面。今年夏天，只要西边有云霞，我都会在楼道窗前待上一阵，看看夕阳这位“导演”手下，那天天不同、时时变幻的绚丽风景，还会随手拍几张照片和朋友们交流。

听到老伴的呼声，我一下有了精神，拉开门快步来到楼道尽头。

站到窗前西望，才发现此时西边天际只有一片云。它像一大团烧焦的棉絮，黑乌乌地飘浮在西山顶上，与山顶若即若离。云的南侧，有些仿佛被人撕扯过的碎片，与主体似离却连，也呈墨色。反倒是隐身黑云后的太阳不甘心被阻挡，拼尽全力将西半个天空

映得通红——先是靠近云团的地方泛起胭脂般的粉紫，渐往远处晕成石榴红，最边缘处竟洇出淡淡的橘黄，像谁在天际铺开了一幅巨大的渐变绸缎。云朵的边缘因夕阳的装扮，更像被巧手匠人镶上了一条流动的金边，那光芒不是刺眼的亮，而是温润的、带着暖意的，原本不起眼的黑云也因此显得灵气十足，十分招人喜欢。

我伫立在楼道尽头，没急于离开，手机拍照功能一直开着，眼睛却盯着那片云。我知道，云后的太阳正慢慢下坠，会变幻出新的风景。果然，约3分钟后，云朵中间的圆孔突然透出一抹耀眼的亮光——像熔化的金子突然从岩缝中涌出来，又像舞台追光猛地打在天幕上。是下坠的太阳通过圆孔，偷偷向外张望了一下。那道光转瞬即逝，却在黑云上烙下一瞬的亮斑，仿佛天空眨了下金眼睛。它大概没料到，稍远处的楼道里，正有人和它对视。

又等了几分钟，太阳终于从云朵下缘慢慢探出

## 探访石家庄花园

曹文进



石家庄花园

于清雍正年间，主宅建筑一万余平方米，距今已有270年历史，保存较为完好，属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小河村也因此获评“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”，为4A级小河古村评梅景区的核心景点。

石氏祖宅具有鲜明的北方民居建筑特色，呈阶梯式布局，由21个三合院、四合院组成，有窑洞65眼、起脊房112间，灰瓦覆顶，古朴大气，院中保存砖雕、木雕、石雕800余件，内建的小花园，独具江南水乡风味。

我们首先进入“石室”，据说这个200多年的石屋，是古代宗庙藏神主与图书档案之所，有“金城石室，万世之业”之称，可见石氏先祖作为本地名门望族家业之大。由此可通往书房、绣楼和祭主堂。石氏先祖曾经显赫一时，据说生意做到京城。石评梅并没有在此出生，她从在平定出生到在北平病逝，仅仅度过26个春秋，她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，似乎与20世纪初家道渐衰的石氏家族无多大瓜葛，但深受家族基因影响，以及父亲石铭对她的早期教育和培养，为她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土壤。

从石室沿着台阶走上石顶北门，便是一个通往石家庄花园的弧形小桥，白石雕造，扶手柱顶端坐的十二生肖雕刻惟妙惟肖，堪为精品。小桥旁边是关帝庙，转过去便是小花园。

花园里有一个百年洗砚池，石壁上雕刻着“洗砚池”，三个红色隶体字古雅大方，据说洗砚池已有200多年历史。风景依旧，墨池尚存，可叹人事全非，隐约中阵阵清风吹来，仿佛淡淡的书香飘来，不禁对石氏子弟勤读好学之风肃然起敬。我觉得欣赏古建并非

本意，解读书香门第文化熏染和家风教育密码，才是游览之旨。花园不大，小桥流水、假山鱼池、凉亭游廊，自是逍遥。石评梅年轻时常回花园读书练字，漫步遐思。

入口处门楣上所镶嵌石刻“别有人”三字意味深长，启迪着石家子弟勤勉读书，修身养性，报效国家。

走过假山过道，已到花园最高处，石家庄花园建筑群尽收眼底，灰瓦覆顶，合院依山，绿树点缀。转了一圈，各个小院轮流观瞻，解说员滔滔不绝的盛情吸引着我们的视线，每个四合院门楣、挂落、雀替、门柱石、柱础石、影壁、窗棂、隔扇及前檐饰品雕刻精巧，随处可见的木、石雕品，突显明清北方民居建筑装饰特色，是研究清代古建的极好素材。构图设计古朴，装饰雕技别具匠心，既反映了院主人对家族兴旺和子女成才的热切期盼，也彰显出三晋民俗文化的深厚底蕴。门楣上的古老勾檐，门壁上寓意富贵吉祥的浮雕图案，在无言中诉说着一个家族的兴衰史。赞叹之余，顿生唏嘘叹惋之情。

即将走出石家庄花园，一个小院门虚掩着，两个门楣上分别标有“文魁”“大夫第”等字样，这“含清堂”原为石家庄九世石宽之子宏智居住地，院内有祭祖堂、居室，尽显举人官邸风采，现已辟为石评梅纪念馆。石评梅作为思想进步、文笔一流的新潮女性，积极从事革命活动，在中国文坛上留下了一席之地，她与高君宇的爱情佳话流传百年。去世后，她与高君宇合葬陶然亭，二人“生前未能相依共生，死后得以并葬荒丘”。高君宇与石评梅，成为几代青年学习和崇拜的偶像，他们的爱情故事，也为时代青年树立高尚的爱情观提供了有益。

岁月淹没了风华，但花园里流水如歌，梅香如故！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